

# 永不 原谅

花城出版社

尚爱兰 著



# 原谅

尚爱兰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不原谅/尚爱兰著. 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0.10

ISBN 7-5360-3356-7

I. 永... II. 尚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6318 号

## 永不原谅

尚爱兰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625 印张 1 插页 240,000 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 册

ISBN 7-5360-3356-7

I·2778 定价:16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世界将永不原谅我生活过的生活，  
我将永不原谅我生活过的世界。

——题记

此文给死去的人，所有我记得的曾经生活在我身边的死去的人，爱过的和不爱的，熟悉的和不熟悉的，体内的和体外的，也给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死去的我自己。

因为写这个小说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和死亡做亲密接触。在别人的死亡里一次又一次地揣测和幻想自己的死亡。似乎患上了死亡幻想症，这种幻想渐渐地有了病态的愉快。因为反复温习和完善幻想中的死亡影象，死亡由狰狞模糊变得柔和亲切。就像一个黑白的恐怖照片变成了色彩分明的生活照。死亡从前是个泛着青光的吸血鬼，而现在脸色红润的醉汉。人生乱醉如泥，一脚踹进路边的泥塘里，就死了，死得很难看。将死的人生不会因为将死就变得美丽起来。临死的胡言乱语，也不过是对着无辜的生活乱箭齐发。哪一句才说出了真相？

如果某一天，我无聊着，死亡敲门进来，我可能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不过对它说：哦，你来了？我想想有什么东西应当留下来。死亡总是性急的。我等不到尸体的腐烂，就会变成黑烟冲着蓝天直坠下去。如果我的幻想美丽一点，那烟应当直奔上帝而去。但是遗憾，我肯定是跑不到十米远就变成尘埃落到地下，污染一下大气就找不到影

了。生活在没有上帝的民族里，我岂能独自找到上帝，或者得到上帝的特殊关爱和拯救——还有另一个安慰，就是灵魂。我的灵魂完完整整地毫发不伤，或者变成返老还童的美女。闷得慌了就跑到人家的梦里，给别人提点无理的要求，或者神秘莫测地说几句箴言。——但是我有灵魂吗？从生到死，我没有信仰，不信上帝，不信灵魂，不信宿命，只问今生，不想来世。没有忏悔，只有冤屈。在随时等待死亡从天而降的日子里，除了安然地接受命运，老老实实地去死，我能留下什么？但是我一定能够留下什么。即使一生都走在化雪的路上，没有看见过昨日漫天飞雪的奇迹。只看见奇迹留下的污秽。我低着头，袖着手，面带冻僵的表情，像个蠢笨的菜青虫，一边麻木地躲避着路边倒毙的饿殍，一边仇恨地躲避后面疾驶的轿车；一边蜷曲着身子保护可怜的热度，一边幻想着阳光和野花。一直可怜，一直卑屈，一直糊涂，一直矛盾，一直无奈，一直不甘，走到路的尽头。

我想，这就是我的人生了：死在冬天的尾巴上，向美丽温暖的春天发出嫉妒的最后一瞥，并以死者的身份，向这个世界发出恶毒的诅咒。

我诅咒。以平凡的名义，诅咒崇高；以衰老的名义，诅咒青春；以黑暗的名义，诅咒光明，以卑屈的名义，诅咒尊严；我诅咒通天的大道，我诅咒沿路的风景。我诅咒强者对弱者的抢夺，我诅咒弱者对弱者的欺凌。我诅咒上帝，也诅咒鬼魂，我诅咒我自己的一生。

这样的诅咒文字深入下去，每每令我恐惧。诅咒的结果，除了把情绪引到极端绝望的境地，并获得发泄的快感以外，对生者，对死者；对自己，对读者；对个人，对社

会，看不出有多少好处。我是多么世俗喜欢在阳光小道上散步而且随时愿意满足的人，现在却被这种可怕的情绪引导，好象一只母老鼠，看准了下水道的洞口，就欣喜地一头扎进去，在阴暗潮湿，遍布肮脏和丑陋的空间寻找我的食物——不过那只是地面上走路的人的看法。人怎么知道老鼠在躲避人群和光明的空间里，能够找到营养，找到安全，找到重生，找到无数妙不可言的出口，找到在地下看光明的奇异角度，找到出其不意的美丽细节，找到错综复杂的美妙关系，找到可以停住和蜗居的风景之地。

为什么死去的人看起来乐天知命，偏偏是由我，来做这个喋喋不休的诉说，负载这个注定无力完成的任务？只是因为我不幸对文字有着依赖和信任？文字不过是绞索，把自己越缠越紧，文字不过是一群羔羊被四处驱赶。再往前走一步，就向着无底的黑洞直坠下去。

每每揽镜自照，都沮丧地发现我是多么丑陋和恶俗，顶着满头的小卷，挂着满脸雀斑，掉到尘土一样的人群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我愚蠢而且恬不知耻，没有一天不在作践自己的生命。有什么资格召唤上帝，眷顾我，赐给我文字的力量，让我的每一个字都成为子弹，穿透纸背，射出血花？我没有这个资格。而且我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对上帝心存幻想。我的苦痛只能是尘世冤魂的苦痛，在我身上的又一个轮回。我只能召唤所有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冤魂，给我一点点暗示或者诉求。这种对灵魂感应的召唤和渴求，常常使我陷入可笑而不可靠的神秘主义。似乎看到他们在浓稠的沉沉暮霭中穿行，像灰白的海蜃在深海里游走，带着我喜欢的海藻的腥气，与我擦肩而过。我只求他们稍微停顿脚步，看一看我，给我短暂的聚焦——不过他

们身上长有眼睛的话，应该是被沉重的海水压得眼皮低垂，只有长长的睫毛在水里洗刷，连自己是什么模样都无从知道，迷途的人，怎么能指引我行走的方向。

所有的冤魂，你们都来吧。就像灭绝的萤火虫，在腐草中复活过来。开始你们新近编排的舞蹈，在我的天空旋转和呻吟。给我一点点力量，让我粗笨无力手指，敲打出只在暗夜中开放的字句。让星星点点微弱的光，在我的文字里跳跃。

长久的沉默，使我早已失掉了嘶喊的能力。为什么，我不是一个声入云霄的歌者；为什么，我不是一个语带风雷的诗人。只能独坐暗室，敲击被千年大雨淋湿的闷鼓，祭奠每一个渐渐远去的平凡的灵魂。



—

这里记录的是我死亡的当天和前一天发生的事。

我什么时候死的，自己也搞不清。我一百岁以后就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了。

我住在养老院里。

养老院四面都是矮墙，有门，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门在什么地方。

墙虽然矮。但是，除了蝗虫，谁也飞不进来，除了蝗虫，谁也飞不出去。

有的时候，鱼白眉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。只好把脊椎骨一节一节地伸长，发出老鼠磨牙的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但是据他说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见一个太阳，明明白白地挂在天上。

他的胳膊抱成一个圆形，太阳一下子就应声掉进他的圆形里，像一个十分懂事的篮球掉进篮筐里。他说：

“完了，世界完蛋了。”

我想他在说谎，他是老糊涂了，我亲眼看见太阳又弹回去，好好地粘在天上。我看了一会儿，确定它不会再掉下来，就放心了。

我可不希望这个世界完蛋蛋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

世界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世界。

我一百岁以前认识的人都死了，他们死得都挺冤枉的，总之他们都有理由活到一百岁以上。特别是那个那个人，——我想我等一会可以想起他的名字来，我还没有老糊涂，我记得他和我有一点关系——竟因为爱滋病这么一点小毛病就死了，死之前他的肉就像发了霉的馒头，拿一只筷子就可以轻易地戳出一个一个小洞洞。

他要是知道现在得爱滋病一个星期就能够出院，一定会同意我的话。

这个世界是个幸福的世界。人人健康长寿，而且越活越年轻。

“我去你妈的，我去你妈的，我去你妈的吧！”

我就是要骂，我就是要骂，我就是要骂！

你骂你操蛋，你骂你无耻，我操你个妈！”

我的心脏像中了枪一样被镇得直跳，它很快就要像冰糖一样破了。我赶紧把我的心脏吐出来，检查了一遍，还好，只有一个枪眼，周围裂开一些粉红色的纹路，像蜘蛛网一样。我放心了。又把它放回去，过两个小时，它自己就会愈合了。

骂娘的是养老院的疯子，他叫西哥。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，就跟鱼白眉每天早上要做早操一样。谁也不知道他骂的是谁。

我从窗口望去，看到他站在屋顶上，在灿烂的朝阳中，就像身穿五彩霞衣的大蜘蛛。他对着太阳伸出一个中

指，这个中指就像一根闪闪发光的金属棒，把全世界都操了。

这么幸福的世界，居然有人被逼疯了。真是不可思议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我在养老院只认识两个人：鱼白眉，西哥。

常年只有我们三个人晃来晃去。我得出的结论是：整个养老院，只有我们三个人还活着。整个世界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还活着。

不过我死的前一天，证明我的猜测是错的。

鱼白眉和西哥那天显得特别愉快。他们交换着一个信息——养老院新来了一个管事小姐。非常非常年轻，才八十岁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我看见了。”

“我也看见了。”

“漂亮吗？”

“漂亮吗？”

“漂亮。”

“漂亮。”

“泡不泡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泡。”

“泡。”

“你先泡。你泡完了我再泡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还是你先泡，你是大哥……”

他们一腔矛盾地推让着共同的爱好。后来还是决定一起泡。

他们问管事小姐：

“你多大呀？”

她应该说八十岁，但是她说：

“十八岁。”

他们很开心地笑了，以为她在幽默。

西哥问：“你会不会写诗啊？”

——西哥是我们养老院最有文化的人，他只差一点点，就可以从一数到一百了。我说的差一点点，主要是指9，9对他来说，是个山头，一翻完这个山头，就不知道该上山还是下坡了。他是这样数的：“36，37，38，39，70……78，79，20，21……”我几乎认为他永远也没有数到一百的希望了。

最近他迷上了写诗。前面引用的那首《我操你个妈》，就是他刚刚创作的。只是没有人欣赏，他只好上房顶，念给自己听。

管事小姐刚来，还没跟他们混熟。又有点认生。问到写诗。就点点头。

“小小子，坐门墩，

哭着喊着要媳妇……”

然后就羞涩地笑了，她忘了后面的词。

鱼白眉亲切地启发她：

“要媳妇做什么呀？”

她还是笑，一点也想不起来了。

西哥激动了：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

手已经举到了鱼白眉的鼻子上了。

鱼白眉不理他，把他的手从自己的鼻子上打掉。继续启发管事小姐：

“是不是点灯说话，吹灯做伴呀？”

管事小姐点点头，大家就很配合地笑了起来。这就算混熟了。

管事小姐来了以后，我很不高兴。可以说是恐惧。这个时候来，能有什么好事！

还不是拿我身上的东西来的。

我一百来岁的时候，世界上已经可以随便地“克隆”人了。立等可取。比取照片多花几个小时而已。而且，“克隆”一个人会越来越简单，不需要剜心掏肺的，只要拿到人身上任何一样东西就够了，比如一根头发。

鱼白眉和西哥，对于“克隆”自己，经常沉浸在浪漫的不理智的想象中。也难怪，他们太年轻了，才刚满一百岁。根本就不知道“克隆”一个人的利害关系。

管事小姐来了以后，闹得我挺不方便的。

做事要藏藏掖掖。我身上丢的所有的东西，都要赶紧藏在管事小姐找不到的地方。免得胡里胡涂地被她翻走，拿出去做“克隆”。

当然我说的“所有”，实际上也没几样。该丢的不该丢的，早都丢光了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就逐渐丢失身上的东西。年轻的时候丢失了一只肾。一百岁以后，丢得就更厉害了，

牙齿是基本上丢光了。所以通常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不敢到处走动，因为我身上的零件全都松动了。一走路就叮呤咣当往下掉。

当然这也没什么可怕，我把我身上的东西都看管得很好，比如，前天我的鼻涕要掉下来了，我就把它吸回去了；昨天我的脚指甲掉了一只，我又把它安回去了，在指甲的背面沾一点唾沫就行了，就像粘邮票一样，非常简单。

但是头发丢了，想找回去，可太难了。掉下来以后，就永远也找不到它原来呆过的窝窝了。

当然也可以随便找一个窝窝把它栽回去，但是这个技术毕竟不像插秧那么简单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插秧的技术就不太过关。

我很想把管事小姐的来历调查清楚。但是在我还没有什么把握之前，我认为还是不要问她比较好，因为我始终没搞清楚她的脾气是好是坏。

比如她念《小小子》的时候，甜软得像一个冰激凌，搞卫生的时候，就愤怒地指指点点，她指到哪里，鱼白眉和西哥就把那里的事重新做过。

我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事。在我看来，一切都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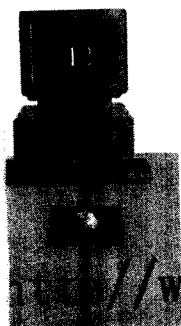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我应该救出那两个大活人，就对她说，我说话的时候，主要是说：

“啊，啊，那啊啊……，“啊那个那个 no，no 那个那个啊……”

我想我表达清楚了。



总而言之，就是说，我死的前一天早上，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，莫名其妙的管事小姐。把我们平静正常的生活秩序全打乱了。



二

“上帝无所不在。”西哥说，“相信上帝的人。灵魂可以越狱而逃。”

西哥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，终于皈依了上帝。然后他就疯掉了。

西哥和西哥的影子，从太阳中间伸出来，像一把遮阳伞的伞柄。西哥拖着太阳，像拖着降落伞从房顶上下来，表情庄严神圣，很可笑。

晒着太阳的我和鱼白眉，都遮盖在西哥带来的阴影里。还上帝的崇拜者呢，不知为什么，一生都没说下个媳妇。

鱼白眉说：“哥哥，过来。我问你，死亡的尽头是什么？”

西哥说：“相信上帝的人，死亡的尽头是重生。”他的眼睛忽然因为信仰而变得幽深而明亮。他兴奋地说：

“你们知道吧？今天上帝要来了。”

今天上帝要来了！今天上帝要来了！！今天上帝要来了！！！！

上帝要来了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！我们一大早就听管事





小姐说过了。今天上帝要来慰问我们。

跟我们一起，聚餐，放电影，联欢。

上帝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。上帝是管事小姐的偶像。她比西哥还兴奋。四下里嚷嚷：

“收收收收，收干净！上帝要来了你们还这个样子。你这个衣服，到时候不能穿了，太脏了；你那个指甲，也太长了吧；浴巾怎么能放马桶上。哎哎哎，那个鱼白眉，叫你别把肚皮掀起来，说你多少次了，怎么不改？哎哟哟，到时候可怎么办罗……”

管事的小姐，认定了我们一定会在上帝面前，给她丢脸。

上帝，尚迪，商笛，桑弟，sand，sad……

——谁知道今天要来的那个人，到底叫什么名字。没准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类一分子。老家伙们口齿不清，耳朵也背了，难保不是以讹传讹，传到西哥那里，就成了“上帝”了。

上帝来了。

一大早，上帝就在我们长久的翘首以待中，准时来了。

上帝请我们吃免费的早餐。很让我们受宠若惊。

上帝是我平生见过的最英俊的小伙子。身穿白色的制服，雪白的手套，更显得唇红齿白头发黑。

我年轻没有情人的时候，经常对着男歌星男影星的照片翻腾一点性幻想，我胆子比较小，一般也不敢往深了想，只敢想到和他亲吻这个层面就打住了。

我喜欢的类型，像玉兰片，像水仙花，像泡发的鱿